

# 田野发掘周日休息吗

宛凌

田野考古发掘在目前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实践活动,按目前多数工地的做法,发掘期间的作息时间要靠下雨来调节。尤其是秋冬季,常常碰到持续的晴好天气,这种情况下发掘工作往往还会持续进行下去。读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一文时,笔者注意到在1931年该遗址春、秋两季的发掘时,除雨天外,周日也不上班,时间可自由支配。此做法与目前考古发掘实行的作息方法区别很大,好奇心驱使笔者想一探究竟。

梁思永1931年参与到殷墟发掘之中,并在当年的春、秋两季主持了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据《小记》记载,第一次发掘周期为4月16日至5月12日,共27天,但除了下雨和周日,实际工作只有18天。据查,这期间共有4个周日的例假。第二次发掘从11月10日开始至12月4日结束,共25天,其中包括4个周日,实际工作19天。当年度在殷墟的发掘也实行了此种休息方式,李济在《殷墟文字甲编》跋彦堂自序中曾提及,殷墟第四次发掘E16坑“开始于1931年4月10日终止于5月2日,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中间因为下雨及星期日停工,实际只工作了九天”。看来1931年后冈和殷墟发掘的作息时间是协商过的,两处工作地点步调一致。

不过在此之前,殷墟发掘相关报告中关于作息时间的记录就相对模糊了,不太容易判定是否存在明确的周日休息方案。如殷墟第二次发掘(1929年4月19日至5月1日),共持续13天,其中工作日10天,缺工的3天和2个周日,但发掘日记中仅有“4月廿一日:星期日”这一天的记录,另外两天(4月25日和4月28日)空缺,不知为何没写到日志中。当年秋季殷墟的发掘时间也不长,共两个阶段(10月7日至21日、11月15日至12月12日),进程一览表详细记录了各坑的发掘日期,所有的时间均可前后衔接,仅有两坑在附注里提及停工的时间:“纵一己亥”坑,发掘时间为10月11日至17日(“13日至16日未掘”)、“纵一辛壬癸”坑10月10日至17日(“11日至14日未掘”),但10日至17日其他各坑的附注中并未提及存在停工现象。再往前追溯至李济1926年在西阴村的发掘,自10月15日至12月初,工作较连贯,“中间因为下雨停了五天的工”。就目前材料看,李济1930年前主持的这几次发掘,并未看到明确的固定休息日安排,这或许与每个发掘季参与的工作人员较少,同时持续时间不长有关,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周日休息制度并未实施起来。

那么1931年后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夏鼐在1935的《日记》中有相关记录。此次发掘实为殷墟第11次发掘,共持续97天,自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领队为梁思永,另有发掘人员7人。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了此次发掘,从3月12日抵达安阳开始至6月2日结束,共经历了11个周日。第一个周日(3月17日)夏鼐因为“本来休息日,因为开始工作正酣两天,不好意思便休息,照常工作”,另一个周日(3月31日),他写道“今天本为休息日,因为前几天下雨,曾停工两天,所以继续工作”。余下的9个周日皆正常休息。期间4月10日,周三,下雨,但该周的周日也正常放假。

不过,周日休息制似乎仅在“中研院”史语所系统内执行。当时的北平研究院直属当时的教育部,是民国

时期另一处科研重镇,1934年苏秉琦参与的斗鸡台遗址就是由北平研究院史语所研究所组织发掘的,但发掘报告中可以查到的几个工作时间节点,周日也包含在内,看来发掘期间并未安排周日休息。

当时的西方田野发掘工作制度也是我们想了解的,《夏鼐日记》提供了难得的窥视机会。留学期间,夏鼐曾在英国、埃及和巴勒斯坦参加过考古发掘。在英国的发掘由惠勒博士(Wheeler)主持,1936年7月27日至9月5日,共六周时间,五个周日,均放假休息,工作日也有两天因下较大的雨而停工。1938年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工地作息时间与伦敦有些区别。埃及的发掘期间一直无雨(1月2日至2月2日),其间有3个周五放假休息,在巴勒斯坦工地(3月2日至4月3日),夏鼐提及“周五为回教礼拜日,本应休息”,这就解释了周五放假的原因。看来当时的西方考古界已实行了每周休息一天的制度。

由此可见1931年安阳殷墟及后冈的发掘是周日休假制的关键节点,既然李济1930年前的考古实践未能反映出明确的周日休息线索,那么该制度的正式实施,就或许跟梁思永有很大的关系。梁思永1924年至1930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自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旋即投身到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了。李济1933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中评价到“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两年来他对于考古组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这种“组织上”的层面理应包括作息时间在内的田野发掘配套制度。

此作息方式影响深远,至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夏鼐主持的辉县发掘期间(1950年10月12日至1951年1月22日),似乎仍然保留着。不过当时由于雨雪天耽误了不少工期,导致不得不利用绝大部分周日来加班加点地赶进度。所以夏鼐在日记中常有类似“今天为星期日,但是我们仍照常工作”的记载。辉县发掘期间的15个星期天,除了2个周日下雨停工外,正常休息的也仅有2次。

以上是对这一现象的简要考述,当下看来也有一定的启示。众所周知,考古之所以吸引人,最主要还是体现在田野发掘中,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成为一名考古人,但田野考古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环境、物质、精力等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八十多年前,夏鼐在殷墟发掘时,面对艰苦的环境、长时间的枯燥生活,也深有感触,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趣。”在辞行前,“小伙伴”之一的祁延需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今天跳出火坑了,我们还有半个多月在火坑中熬着”,胡厚宣也深有感触地说“田野工作一收工,宛如中等学校放暑假,真觉得快乐。”今天的田野考古工作,比起前辈们,虽说物质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和保障,但如果能注意劳逸结合,充分考虑到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或许会对发掘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在这一点上,笔者所在学校的本科生田野实习,这几年已经实施了轮休制,具体做法是每天轮休一半同学,其工作由剩下的同学代理。如此,也能保障工地的正常运转。这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

# 考古那些事儿



## 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第一篇考古简报

侯俊杰

### 記新發現的石器時代的文化

袁復禮

“此次河南濉池發現石器時代的古物是中國古史學上一件極重要的事故我們請原發現人安特生博士(Dr. J. G. Anderson)替我們做一篇論文記述此事。他此時正在為編纂蒙俄及中國古物學原文故推舉了他的朋友袁復禮先生。不幸袁先生此時又要到滬西去發掘了,行期很迫迫不能作文。我們只好請他先替我們做一篇簡短的記事(Notes),以後再作詳細的論文。這件事情他亦允許了。我們現在先發表他的記事。袁先生幫助安特生博士整理此次發現的材料,袁先生自己已說得他的力不少他在百忙中替我們做這篇記事,這是我們很感謝的。胡適。”

去年(1921)冬天在中國文化史上增多一件新材料。因為在河南濉池發現了一些石器、骨器、陶器,證明是古代人民的遺迹。但未曾找出一件銅器或鐵器就是能用鐵作的針也是用銅作的鼎鼎也是瓦器作的。所以那時候的人還不知道用銅鐵。從人類文化史的研究,可追溯到的人類能用石器的,以後方發見銅紅銅(Copper)及黃銅(Bronze)至於知道用鐵器已算是第三步了。所以考古學家都分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及鐵器時代三段,表明人類對於環境的知識及他們利用天材的本能。石器時代又分作“古石器時代”(Palaeolithic)及“新石器時代”(189)

的阿比西尼亞及希臘南亞利德(Crete)島所發現者相同。再加以研究或可找出三處文化交通的關係。

中國有歷史以來記載就有鑄銅的工做。傳說的大禹作九鼎是一個例。現在講考古學者亦曾以為商周銅器為最古之物。美國考古家Laufer於中國古器考究頗深,尚且說中國無石器時代之文。日本學者鳥居龍藏以為在滿洲所得者為蒙古人之一支所作。所以此次發現的價值在乎發現。(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前,中國文化史上確有一石器時代。並且(189)

果,略述说一回:  
(一)这样的文化遗址是不常见的,就是发现以后,掘挖的法子亦应有科学家的指导,方能有效。不然地层混乱了,器具就不能分清,要说时代就更不能定了。  
(二)这次发现除对于文化史有贡献以外,对于农业田亩沟壕之变迁,天气之转变,森林之盛衰,潜水之升降,河沙之增减,均有考据。所以与平常为古董去掘挖者不同。  
(三)这次所得的器皿,都是残缺不完。不过这个新闻发表后,恐怕为金钱的古董商人亦想去掘。那么,对于科学的用意就错了。可惜的是北京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经济困难,不能去作些有秩序的科学的研究。如是国内热心的把这个历史博物馆扩张起来,在北京作一个集中点,此种考古学问方能发达的余地也。

从胡适的《序言》和袁复礼的该文,我们可以看出,文章发表和撰写时,由于受当时语言文字和对仰韶文化研究学术背景的制约,有些用词、用语、专业术语等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从还是可以看出来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这篇文章是应胡适约稿,经丁文江、翁文灏、安特生同意撰写并发表的。第二,此时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及其重要性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有识之士的重视。第三,袁复礼把这个发现确定为“新石器文化”,无论这个定名是征求安特生的意见确定的,还是袁复礼自己确定的,但这个定名是有先见之明的。第四,袁复礼在文章中说到对仰韶村这种少见的遗址进行挖掘,不仅限于挖掘出土器物,还涉及对农业、气候、水利、森林、河流等环境条件的考古,很有见地。第五,袁复礼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意识到仰韶村的重要发现可能会引起“为金钱的古董商人”去乱挖,告诉读者这种考古必须有“科学家的指导,方能有效”,这种见识也令人敬佩。第六,就是按照现在的考古惯例,在正式的考古报告发表之前,发掘者可以用发掘简报的形式在媒体上向外公布考古成果。所以,袁复礼的这篇文章,至目前所知,确实是一篇关于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后最早的新闻稿,这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第一篇考古简报。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航、数字化采集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联系人: 董磊 1357270596 手机: 029-8834635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 考古发掘工作对项目负责人要求

张利芳

一项完整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前期准备、田野发掘、室内整理、报告出版。每个环节都必须付出极大的耐心,才有可能做到善善尽美。在这其中,恐怕最重要的当为现场发掘环节,因为它能检验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否充分,项目领队是否具有高效开展工作的技能和素养。同时,现场发掘也直接关系到室内资料整理的开展和发掘报告的质量。田野发掘水平的高低,对科研工作的精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可以说,田野发掘是考古工作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如何把田野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善善尽美,这对项目负责人来说是一种考验。

首先,需要具备完善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和深厚的知识背景储备。理论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实践上的升华,对正在进行的或将来进行的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否具备相应的学科理论体系是成为项目负责人的一个基础门槛,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对项目负责人的基本要求,即接受过系统的本科阶段的考古学训练,或者接受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为期半年的系统的田野理论和实践培训。

没有理论不行,只有理论远远不够。考古学归根到底是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尤其是发展到现阶段,考古学肩负的使命越来越广泛,不仅需要揭示与人类社会直接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发展状态、进程、规律,比如社会学、制度史、思想史、道路交通史等,而且还需要充分考虑人与“人和社会”所赋存的自然领域的基本问题,如古地貌、古环境、古气候等,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如果说自然领域涉及的问题,尚可以通过跨学科合作实现,但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考古项目负责人责无旁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熟悉先秦时期的文献,我们得知在葬仪中有使用荒帷的记载,如此,我们便可以在发掘中重点去关注蛛丝马迹,用显微镜甚至科技手段去积极主动寻找,这样才能不遗漏任何信息。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很多信息往往就会遗憾地与我们失之交臂。这也是考古人常说的“心里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总之,广博深厚的知识储备,是高效开展田野发掘的必要条件。

其次,具有强大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学术嗅觉,使大脑中储备的概念化的知识能与现场发生有效链接。当然,这同样也是精细化发掘必备的素养。考古发掘可分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主动性发掘一般是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而开展的考古工作,需要持续很长时间,三五年甚至几代人,比如二里头遗址、汉唐长安城遗址等。因为目标明确,且有长期的积累,项目负责人在主动性发掘项目领域里的学术积累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充分的。但如何有效

输出储备的知识,使之对接到遗迹现象,离不开在考古现场精细的观察;否则人类行为有不确定性、即时性、复杂性,有小的偶然的突发事件等,我们无法做到穷尽该领域的全部历史,做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也需要项目负责人具有强大的观察力,能够去察觉,去还原发生过的不被记载、不被知晓的人或自然的行为;在观察中伴以敏锐的学术嗅觉,能够及时获得线索,顺藤摸瓜,做出精准预判,取得重大突破。主动性发掘之外,是大量的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基本建设考古对项目负责人同样具有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建考古遇到的地下遗存的时代范围具有不确定性,项目负责人面对的是整个历史,基建考古一般不会出现主动性考古那样做周详的工作计划和前期准备。再加上基建考古一般工期都比较紧张,如何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且又没有周详的前期准备情况下,保证发掘工作质量最优化?这对领队的要求并不低,更需要领队具有毒辣的观察力和鹰一样的嗅觉。比如观察工地上的断面、基坑等,是否有早期堆积、早期遗迹,能够通过观察预判是否会更有重要的遗址。在基建考古中发现问题,在日常业务中寻求学术突破,同样需要有敏锐的学术嗅觉。

最后,田野发掘不仅仅是一项业务工作,还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考古发掘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一项发掘工作是由不同人员参与完成的,其中技工、民工、安保人员是基本构成。那么,项目负责人就需要组织好技术人员、民工、安保人员,使他们各尽其职、合理搭配,保障工作高效推进。一项发掘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有一整套流程,项目负责人需要组织整个发掘工作流程,比如组织进场前的准备工作、根据工作进展适时组织研讨论证、及时组织科技手段介入等。谈及协调能力,自然离不开沟通协调,沟通协调是开展组织工作的前提。此外,田野发掘不是闭门工作,一些发掘工作还需要协调属地部门,需要与建设部门沟通,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力,使考古工作能够取得各方理解和支持。虽然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国民对考古工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但考古工作仍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项目负责人可利用一切机会在考古工作驻地通过必要的沟通协调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和地下文化遗产的宣传,让文物活起来。

总之,项目负责人对于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来说,是核心、是灵魂、是统帅。做好一项考古发掘工作需要项目负责人拥有多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素养。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